

冊七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鶚續
 卷 冊七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編號 D8653500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在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悔則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天恩，錦衣紈褲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

第一回

紅樓夢 第七本

K2974 (7)

雙紅堂
小說
53(7)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located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book cover.

新文蔚堂
自
行
書
錄

This is J. book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本館印

撕扇子作于金一笑一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一半截想着

冷

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

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

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泪來宝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

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袭人勉強笑道好好的

覺怎麼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

黎峒丸來襲人抽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問起

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任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

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宝王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王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宝王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王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宝王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

玉見宝王叙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王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王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王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于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

比如那花開時令人羨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那宝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宝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得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鬥的不是要踢毬打毬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當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裏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

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裏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听了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門鬼鬼崇崇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媳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以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裏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說話錯了宝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裏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些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过奴才罷咧裏人听說道姑娘到底是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万人知道我總也不過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銓帶捧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去說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

不好晴雯听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冤我去也不能教的宝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死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見面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去了了饒生了氣還掌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宝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肯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了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宝玉流下泪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天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

不成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
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
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
你們和劝和劝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
了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拿你
當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
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袭人笑道林姑娘你
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
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
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袭人笑道你老实些罷何苦還說

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
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宝玉听了
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
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
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
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个
人睡着宝玉只當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
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
宝玉一看原來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扯在
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橫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

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
裏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
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
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
着呢晴雯沒的說嗷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
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裏人麝月却洗了澡我叫了
他們來宝玉笑道我總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
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
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是有兩三個時辰也不
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進

晴迎下的未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不
麻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言
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昏一盆
水來你洗洗險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弄在
那水晶紅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宝玉笑道既這麼着你
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
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
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宝主微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
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場的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

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松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
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扇時拿他
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
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声撕了兩半接着又所嗤嗤幾声
寶玉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
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玉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
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子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
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
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
把扇子搬出來護他伙力撕豈不好宝玉笑道你就服去
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没撕折了手叫他自已碾去
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
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
着六面叫裝人裝人總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慧過
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主夫人薛
寶釵林黛玉眾姐妹正在寶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
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髮媳婦走進院
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
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

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上罷史湘雲
忮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
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一
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
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这裡住裡把寶兄弟的袍子
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
是多爾个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
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街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
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總笑
說粉体男人好看看了林黛玉出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所

月理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
日想是總拜了影向來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紅猩猩上
氈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
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雲人兒
去一跤栽倒清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
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
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
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咕七呱七笑一陣說一
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
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七家了還是那麼着賈

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
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宝玉
哥哥不在家麼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
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
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宝玉來了笑道雲妹妹
來了怎麼前日打冤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
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也
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宝玉笑道你信
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儿好宝玉道好
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
手帕子來撈着一個挖搭宝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
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
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
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
前日一般的打冤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
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已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
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
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
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
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

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
还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開胡說的反
連你門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死个女人來這罷了
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麻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
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說道
襲人姐七一個鴛鴦姐七一个金釧兒姐姐一个平兒姐
姐一个這倒是四个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麽清白
衆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還是這麽會說話
不讓人林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
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所見只有薛
宝釵抿嘴一笑寶玉所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
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宝釵見宝玉笑了忙起身走
開我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
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凉快同你姐上們去逛逛湘雲
答應了因將三个戒指包上歇了一歇更起身要瞧鳳姐
等去家奶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
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官裁少坐片時更往怡紅院來
我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
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
單剩下湘雲翠縷两个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

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偕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人还不如偕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难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畜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了陰陰盡了就成了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尽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衫質譬好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

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蛇蟻蠅虫見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偕們這手裡的扇了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道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繚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牡爲陽牝爲陰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啞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偕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這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湘雲道狠是狠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听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

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瞧綾只管不放
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
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綾
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
的一个金麒麟身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
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邊來了
笑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我在裏人去
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俗們一處走
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裏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
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歸

坐宝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件好東西專等你呢
說着一面在身上拍了半天嗟呀了一声便問裏人那個
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裏人道什麼東西宝玉道前日得的
麒麟裏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宝玉所了將
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在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
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
麒麟了宝玉道前日好不容易得則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
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頂的東西還是這麽慌張
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宝玉一見由不
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下回分解

你還說呢那會子借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
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
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洪
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
姐的款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
道呵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
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
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
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
道你不說你的話啞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

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
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
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
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
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予你我
天天在家理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宝姐姐好的
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
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碍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
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
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

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喚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宝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入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擱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等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入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宝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見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道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缺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個們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誰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

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竒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較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總說了是你做的好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竒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總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會宝玉听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固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實接客老爺總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已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總要會你實王道罷罷我也不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原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會會這些寫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口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

成年家只在我們墜裡攪些什麼。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別
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攪了。你知經濟學問的
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
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
腳來走了。這裡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
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玉姑娘那要是
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
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
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酒養心，
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
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從
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會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
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
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
原故，因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
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
玉環金佩，或鮫帕鴛絲，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
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
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
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

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爲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之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医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有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

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
黛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似有拭泪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在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拈起手來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宝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麝香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宝玉

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倒底是咒我还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德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順故纒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心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寬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上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吝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

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一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走
去了宝玉望着只管發起蹶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
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
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
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
宝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
把拉住說道好妹上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
大胆說出來死也日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
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推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
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嚇得驚疑不止
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
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簪
玉羞得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裡襲人見
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
將來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聞也不資忬
忬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
間忽有宝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
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
任了宝釵道宝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
便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
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啣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
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
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
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
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經
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
做去寶釵所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徃笑道你這
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体谅人情我近來
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
點也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太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
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
他求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裡累得
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
口裡含糊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忖從小沒爹娘
的苦我看他他也不養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
拍道是子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
了那些日子總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
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看再好生打罷如今听
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

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總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撞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我不着他總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所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

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總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笑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目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几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頭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

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去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我如此倒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也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王候之情了王夫人道總剛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裏誰知各丫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上做生意的兩套我想你林妹上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入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裏豈不思諱因爲這麼樣我總現叫

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太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養流下泪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太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同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來拿了去再看下細分解

來拿下這再拿下那分說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來僧人念經超度他地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兩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看頭一而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

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嗜些什麼方纔兩材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子金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歲歲荏荏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噁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何寶王素日雖然口角伶利只是此時一心搃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係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子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同事人來問忠順親府裡有人來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未出來接見時却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還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我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主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論望大人直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且的瑛官

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我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非啟明王爺王爺分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陋机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推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王爺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掾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念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面道實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

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
幾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
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知何
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所得說他如今在
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
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笑
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我一回若有了便罷若
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
得目瞪口呆歪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該動回
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

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
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跪什
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
一般喝叫跟上孝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
道方纔原不曾跑兇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
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
以喚趕着跑了過來賈政听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
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
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捧過尊之權致使弄出
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

叫賈璉頭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所見我母親說說到這酒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罵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喚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都交與他與宝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

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宝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看連聲拿玉玉拿大棍拿繩細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倒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應答着有幾個來我宝玉那宝玉聽見買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克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听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宝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

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收去要緊要緊宝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耳聾不會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听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宝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宝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傷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只得將宝玉按在攬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宝玉自知不

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二掌板的自己奪过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宝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若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各漸七氣弱盍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冠看上來懇求勸賈政那裡肯听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你們總不勸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没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厮

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
燒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個小廝忙
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
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總
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
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
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
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
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
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任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

兒子也要着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八歲的人只有這個
主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
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
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
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听了此話不覺
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
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蹟禁
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膝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
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
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

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問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官裁王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还可惟有李官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問交處忽听了頭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听嚙得顫樣魏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子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的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听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勸声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

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泪說道為見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听說便碎了二口說道我說子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不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羞落下泪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

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几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大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不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子淨說着便

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凡小你疼他上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哭疼他只怕將來遂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及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

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

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宝玉只見今日這

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

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丫鬟

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

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

瓷拍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拾出春瓷來將寶

玉拾放瓷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

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服了進來看看寶

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着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

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
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友丟下我叫我寧
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

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將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眾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我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昨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太爺素昔吃醋没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眾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錯去襲人式並前來驚心取問由緣何且顯下回公
王婆人前孫兒內自口未上個孩又屬下半日眾人德德
命我主對匠出司內去眾人一贊贊歌出半人脚出野
此公然必回來只只眾人消替實正發於時對宗前費掛
後印人信襲人謝了出兩打專情景心中出聲前了人
印火派金險良印事大餘景三命信印姓印景謝良則水
酒出去良出尿不尿印印印印了菲來出步命題前不
志戀以直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
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宝玉歎氣說道不過為
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了
那裡襲人聽說便輕上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
動宝玉便咬着牙叫嗩嚙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
總腿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
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
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兒沒

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聽了嬖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來紗被替宝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了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海說的誰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詔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

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上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歎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詔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鐘還鬧的大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終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

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宝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宝釵沒意思聽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宝玉又聽宝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此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菓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起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別費心了改日宝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

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
什麼吃的頑的情情的在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
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
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
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已似睡非睡的模樣
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室玉默已的躺在床上無奈脈上作
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暑展轉時禁不住噯啣
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鬢伺
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
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室玉昏已默已只見時玉

便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會又見金釧兒進
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室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忍又覺
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恐切之聲室玉從夢中驚
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
了次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
一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
下午截痛疼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啣一聲的舊倒下歎了
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
熱未散走來偏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
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

其實是真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是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一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同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主道這又奇下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兒開心了寶玉聽說起性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俏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着了說着一直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俏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

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
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
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
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
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
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
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
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就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
只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室姑娘送來的藥
我給二爺敷上下比先好些了先痰的躺不穩這會子都

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
太太給的一椀湯喝了兩口只讓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
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
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
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終沒吃只拿那糖
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
人道愛啣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凡瓶子香
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踢了就没給既是他
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
挑得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日

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
踢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
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一
三寸大個上而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
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
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有看見鵝黃箋子你
好生替他收着別糟踢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
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
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
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

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
到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
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
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
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嚇住王夫人道
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
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
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
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
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

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
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
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這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以弱
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
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
了他我常常辦着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
過後來還是不相于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
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
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
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

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下那一
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
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
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望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
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
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
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
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
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
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

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
怎麼麼個法見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
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
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
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
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
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
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
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

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
好在我們家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
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
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
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
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
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多
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
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

惟有燭知道罷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上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友留心保全不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龍焚連連答應着去了回來正直寶玉睡醒襲人回明杏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卽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聖着黛玉

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耍惱了說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

來只見春嫩正在欄杆上晾手帕不見他進來怕搖手見
說墮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
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
爺送手帕了來給姑娘黛玉听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
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
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
的却是家常舊的林黛玉听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
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
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
不覺神魂馳蕩宝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合
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合我可悲忽然好
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
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恨我自己每每好哭想
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油
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燈也想不到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
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干

暗酒閒拋却爲誰

尺蠖斂縮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匕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攻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糊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三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榻上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塵世桃花却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該襲人來見宝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宝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

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不究竟襲人是猜若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猜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自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宝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听見宝釵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

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也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勸道媽也和哥哥且別叫喊消也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計較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夫天一處大家胡射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宝釵勸他不要就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定王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

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因攙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宝王沒的騷動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宝王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人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宝王打死了我惹他償命大家干淨十面裏一面我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夫又好好的願我將來宝王活一日的口舌不如大

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土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七急
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七
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土來薛蟠
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
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
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呪別說別
的只拿前日瑣官兒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兒我們見
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他見了
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
不成薛姨媽和寶釵道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
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進身七的氣死人了賴我
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宝玉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宝
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技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
宝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
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
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
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七和我說你這金要
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
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
媽哭道媽七你听哥七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

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定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泪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營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着母親哥哥並不同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求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紅怡院

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媽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泚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句作死呢又搨了我一頭以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廬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

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出在月洞窓外的釣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窓滿屋內陰上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看紗窓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上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見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

分那薛姨媽你要有個好友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所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着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道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

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
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
一處吃酒開觥如何寶似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
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
一處觥妹也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
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
還猶可怨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
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也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
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着眼睛裡禁不住也
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另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宝
釵勉強笑道你闌設了這會子又掐着媽也哭起來于薛
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掐媽也哭來罷罷罷丟下
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宝釵道我也不吃茶
等媽也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
瞧只怕該碎一炸去了宝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
薛蟠又道妹也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
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
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
經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玉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
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了頭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

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
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宝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叫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还好些鳳姐一旁笑道听七口味不象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有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
半大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天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

這是舊年脩膳他門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面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幾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嘗個新見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

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着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所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求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弄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

不說的好宝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兒和林姐兒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西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宝玉頭薛姨媽所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宝玉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看賈母原爲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看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

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馮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借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惱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

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絲子寶王笑道虧
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
來煩他打幾根絲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
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
至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
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
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
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着淘氣大家
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拍鳳仙
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下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
恐賈母之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腳酸便點頭
依免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座位那時趙姨媽推
病只有周姨媽與那婆姐丫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
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
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官
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
在那裡坐了好說話見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不
便秀明鳳姐兒道老太太的故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
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
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起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

去請了牛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
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玉甄衆人也不
看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了
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
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
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筋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
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
看放着菜鳳姐忙着要手淨傢伙來替寶玉掖菜少頃
荷葉湯來賈母看過耳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
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
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宝
二爺正叫你去打絲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
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
笑道你放心我自冇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
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
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
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兩
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
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
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宝

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歡喜見了王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王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何候吃飯宝玉只是不吃問王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王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宝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王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宝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

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王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宝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一嘗王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就悞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王釧兒見他這般忍奈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

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扶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密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宝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宝玉笑道這可好吃玉釧兒所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宝玉哄他吃一日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

王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姨太太來請安來見二爺宝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姨太太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宝玉素昔最厭男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閨秀秀工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觀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

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
心伏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
悞到如今日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怎奈那些
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
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
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
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廝鬧了手裡
端着湯却只顧听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
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
碗撞翻將湯潑了宝玉手土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唬了一

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
已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
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
宝玉听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宝玉也不
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
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
没人下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
家宝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
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獸子那
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听見他家理許多人抱怨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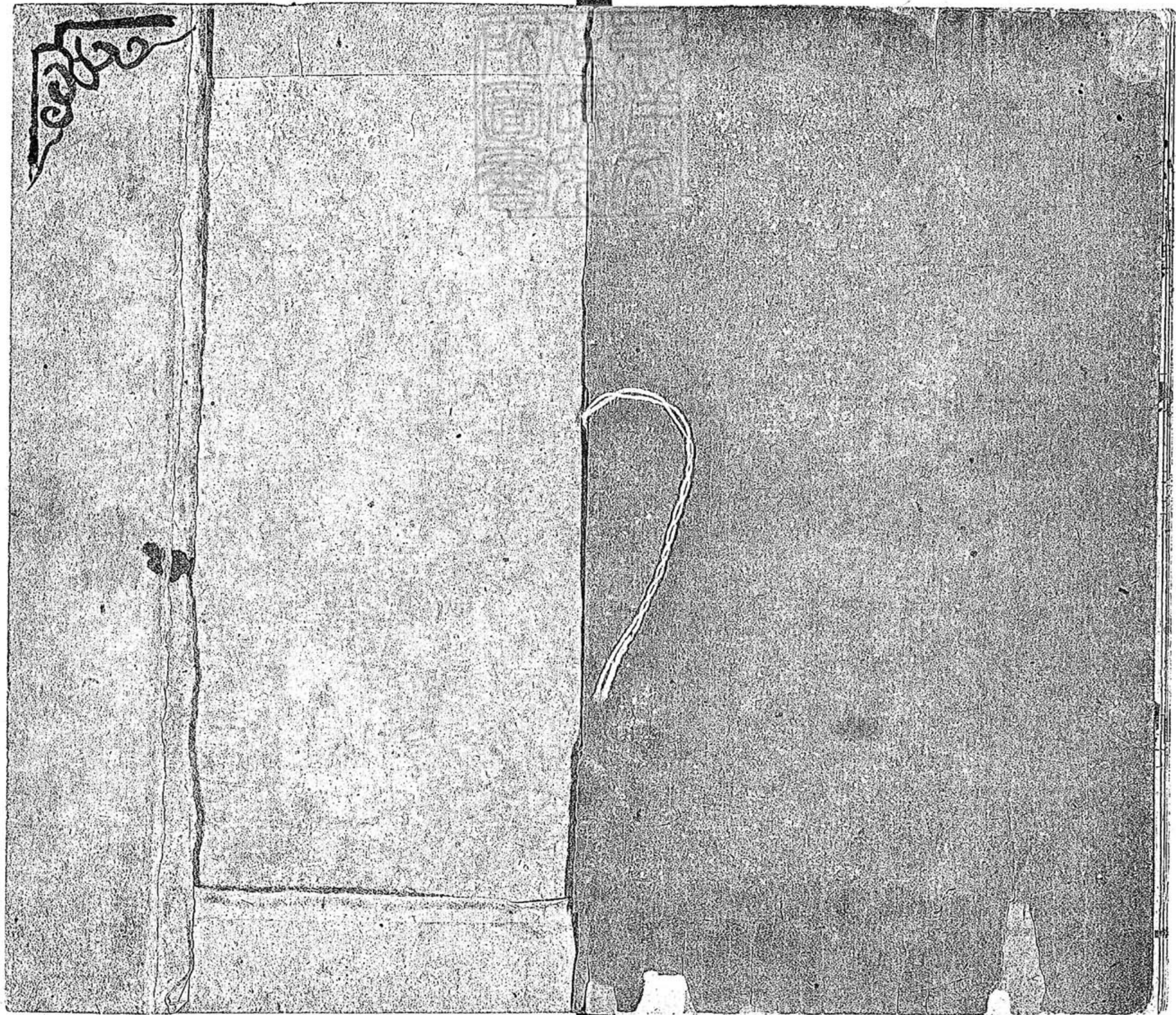
萬真的有些歇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
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
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
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
咕咕囁囁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
受到了受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
怕位于植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
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
黛玉打什麼繩子黛玉笑向鶯兒道總只顧說話就忘了
你煩你來不爲別的你替我打幾根繩子鶯兒道打什麼

的繩子黛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
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
黛玉笑道好姐兒你閑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
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
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塵兒汗巾子黛玉道汗巾子
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
大紅的須是黑給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
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
纔姣豔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豔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
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

見道什麼花樣呢。宝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發象眼碗，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所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了頭，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宝玉笑道：這一個名姓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如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弄疼你了。明兒姐姐如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見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情愛你們二兒。兩個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宝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听。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聽見外頭說道：

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
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
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總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
兒到不如打個綵子把玉綵土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
拍手笑道是姐兒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醜個什麼顏
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
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
醜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土打成綵子這纔好看寶
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
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
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
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
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玉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
有什麼貓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
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
個便叫你不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
耳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玉夫人的意思
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着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
一面出去一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綵子
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道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

打絡子忽見刑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
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麼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
散心著太著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
請太太的安去今疼得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
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縵那菓子拿一半送與
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听黛玉在院內說話
寶玉叫快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所圖書

